

读张绥娟散文

□ 刘锦涛

这个夏天,高温不敢出门,躲在家里读张绥娟散文。

以前陆陆续续在《崇明报》上读过。张是崇明人,写的是崇明的人和事,读来有一种亲切感。现在,她把这几年来所写的文字结集,让我有了完整通读的机会。如果你恰好也是崇明人,且年龄与其相仿,那么,张文所述的一件件过去的事,是会引起你对过去时代的回忆的。即使她在说自己的亲人,父母亲,祖父母,舅舅,浓浓的乡土情,也会让你想到自己的亲人。有的篇章,甚至要勾出眼泪的。如果你不是崇明人,那也不要紧,你正好通过这些短文,了解崇明的人,崇明的事,现在的,过去的,崇明人的善良勤劳,崇明风土的纯朴美好。乡村之间有相通的元素,一些元素,或与你的经历重合,你从中会读出不同的况味。

文章都不长,三言两语一口气读完,写起来仿佛随意而为,好读。

她写陪父母逛街,逛到服装店门口,父亲说:“你们进去,我在门口等你们。”于是母亲和女儿挑衣服,看中一件,母亲说:“叫你爸进来,他说可以我就买下。”买好衣服回到大街上,一人一杯奶茶,边走边喝。母亲说:“这么贵,上海滩真是好花钱。不过,奶茶还可以,就是里面的珍珠不好吃。”母亲捏了好长一段路,没扔。父亲喝完自己的,接过母亲手里的杯子,吃起来。在家里,父母都在阳台,各自坐在小桌子前,戴着老花镜低头看报纸。父亲看完,递给母亲,像极了读书的小学生。

一篇六七百字的短文,寥寥几笔,把父母和父母之间的默契,写得栩栩如生。

她写祖母。祖母的最后时光,已经不认识人。祖母和妹妹聊天:“大小姐,你叫什么名字?”妹妹回答了。祖母再问:“那么你姐姐叫什么?”妹妹告诉了她了。祖母笑道:“嘻

嘻,和我大孙女的名字一样的。”读来令人心碎。作者写道:“秋天的艳阳下没有故乡的荻花,清冷的秋风中没有你絮絮的话语。可每当我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,我却总是想起身材娇小的你。吃着你煮的饭,听着你讲的故事度过大半个童年的我,牢牢记着你用行动给我的激励:有了善良,勤勉和坚韧,再娇小的身躯也能顶天立地。”

她写外婆家。“记得,外婆家从不锁门。进门一张榆木桌,一只大大的‘扣篮’,揭开,总有半碗红烧肉,极香。碗橱里常有一罐腌螃蟹,南房间常有一‘绿钵’甜酒酿。外婆家的地面一尘不染,‘千脚泥’像秋天宅沟的波纹,清亮亮的。外婆家的灶上,画着钓鱼的姜太公——一位戴着宽边帽、微笑着的老人,握着鱼竿,坐着,给了我无限遐想。至今记得鱼竿是柔和的一笔,钓鱼线梦一样的轻柔。”

从小,我也在外婆家长大,她描写的场景,与我的外婆家相似,长条凳,扣篮,绿钵(我的外婆家也有一个,只是我们称其为“绿缸”),以及绿钵里的甜酒酿。即使现在想起,甜酒酿的滋味依然在舌尖上缠绕。

在作者的笔下,乡间的事物,更是生动。

她写芦苇。记忆里的田园生活,仿佛都与芦苇有关。芦苇围起的菜地,一棚番茄,一棚黄瓜,几棚山药,矮的、高的、伞形的棚;还有茄子、豆角、甜椒,都用小小的棚架固定住。冬天,田地歇了,芦苇变成太阳的颜色。一部分芦花成了老人手编芦花靴的材料,苇秆子割下做各种用具。最好的去壳压篾子,打符晒东西用。次的请人来“推笆”,翻修房子作墙壁。也可以作屋顶,盖在椽子上,用篾丝扎紧,上面再苫了整齐的稻草,然后用网络绳固定住。也有苇秆拿去编成半米宽的苦条,乡里粮站圈谷子用。零散的围菜园,杂乱的压篾子。推笆后剪

下的,都是柴火。

在她的笔下,冬日里的暖炉、草窠,现在已经失传了,却在传递着往日的温情;童年的欢乐,从露天电影开始,从一根微不足道的油条开始……

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,写不出这样的文字。

我知道,张老师是中学语文老师,不是作家,她只是一个写作者。我想象一下她的写作状态:有了感觉,在时间的密度里见缝插针,抑制不住地写下来。这样的写作者,写出的东西往往比作家更真诚可贵。如果你是作家,尤其是专业作家,写作成了工作,就必定会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,一天不写,感觉一天“颗粒无收”。硬写的东西,只看到娴熟的文字却看不到真情,所以当代作家,著作等身,却越写越坏的例子并不鲜见。张老师的文字是亲切的,自然的,因为每一短文都与她的生活有关。她不用为了写作而“深入生活”,她本身就在生活中。散文是什么?散文是最难定义的文体,最好写,也最难写。

崇明岛这个地方,占了地理的优势,被崇明人民的勤劳智慧,建设得水清岸绿,玲珑剔透。每一方土壤,每一棵树,每一条沟河,都是好的写作题材。你知道晴空里大雁飞翔的姿态吗?你知道沟河里鱼虾嬉戏的热闹吗?你知道白天阳光的明媚和夜晚明月的妖娆吗?都是好的题材,写不尽道不完的。我为张老师的散文说一声“好”。我不是评论家,说不出长篇大论,这一声“好”也叫得很“外行”,只能凭直觉。但这直觉往往最准确,不像评论家,文字抑扬顿挫有韵律,却往往是硬做出来的。我希望张老师继续写下去,同时也希望崇明的作家多写写崇明岛。

张老师的散文读完,这个夏天也快结束了。谢谢张老师,令我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获得了一份阅读的宁静和清凉。



《雨韵外滩》(水彩画) 林妙琦

诗韵悠悠

用禅的方式写一首诗(外一首)

□ 巨胜

江水变灰了
野鸭的叫声变得清脆
阵雨云
覆盖下来

长颈鹤在腐草间
掠过
在夏天微凉的风里

螃蟹横行的滩涂
防潮石楔形错落如森林

以菩萨之身跃坐

冥想或念佛号
我们身后
从来就一无所有

黄花岗跃出水面
积雨云在涌动的江面移动

68号院的花与树

落叶飘落另一片
雨滴敲击另一滴

雨声滴答里
广玉兰做莲花开
路边
高杆女贞隔起了一道篱笆
挡住了外边打折超市的喧嚣

林荫下
以为是落花返枝头
原来是蝴蝶

心香一束

金瓜与画布

□ 陈甬沪

晨雾弥漫在崇明的壑沟里,像被东海潮汐浸透的纱巾,裹着新翻的泥土味。那些年拖着拉杆箱离开的年轻人不曾想到,当长江大桥斜拉索划破天际线,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回来。主人公娟娟毕业于东华大学设计专业,若留在市区、留在时尚圈,或许能轻易获得成功。但现在,她回到崇明却比祖辈更加从容自信。

藤蔓悄悄爬上竹架,布料在裁剪台上轻轻滑动,图纸在晨风里颤动,这些声音在某年惊蛰同时落进田垄。娟娟蹲在地头时,总不自觉用拇指摩挲食指侧面的茧,那是针线勒出的,也是锄柄磨出的。十六年前那个黄昏,母亲站在老榔榆下,白发黏着海风:“岛上的土能养金瓜,怎么就养不住人呢?”而娟娟姑娘回来了,她的背包里三粒金瓜籽正贴着东华大学的毕业证书,像某种隐秘的和解。

第一批金瓜苗死得颇具仪式感。霜降那夜,老农蹲在田埂抽烟,火星似明似灭:“丫头,金瓜金瓜,一年一挂。”塑料大棚很沉默,她盯着温度计水银柱的起伏,忽然笑出声。这多像那年毕业设计,那块倔强的亚麻布总在喷水后才服帖,总在熨烫后舒展。黎明前,她往苗床撒了层稻壳灰,雾化器喷出的水汽悬在半空,大棚成了浮在晨光里的绸缎。

当嫩黄花苞在第二年春分探头时,最先发现的是那个哑姑娘。花花是土地养大的精灵,眼睛黑亮如沾露的果实,手指能在菜叶背面找到最隐蔽的虫卵。娟娟姑娘教会了花花用红笔画圈,那些歪扭的圆圈渐渐变成盒马鲜生质检员眼中的艺术品。叮咚超市的采购员说,花花检测单上那些红圈,像落在雪地上的山楂果,总让他想起童年外婆挑拣柿子的手势。当有机认证证书压

进合作社办公桌玻璃板时,花花正用放大镜照着虫卵,阳光穿过镜片在她眉心烙下一个晃动的光斑,像某种神秘的启蒙仪式。

那年台风过后,花花在倒伏的藤蔓下扒出三个金瓜,急得直拽人衣角。她与娟娟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,看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划破云层,那弧线分明是娟娟姑娘某件作品上的暗纹。

合作社渐渐成了奇妙的存在。设计师的曲线尺量着株距,裁缝划粉标记着施肥刻度。市农科院的专家看娟娟对着藤蔓画时装草图时,大棚透下的光斑正跳在她眉梢:“您看这卷须,像不像旗袍盘扣的螺旋?”老专家感慨了,土地才是真正的立体剪裁师。

同龄的姐妹们从四面八方聚来。前护士晓梅防虫卵的台账与病历卡一样工整,辞去编制的丽娜在视频会议里切换着沪语和普通话。她们共同点是胶鞋沾泥的,洗净的,帮裂了用胶布缠住,但没人提起“回市区”三个字。

合作社办公室墙上的生产日历被不同笔迹填满:3月4日育苗基质配比(珍珠岩+椰糠);6月18日头茬采收(糖度11.2);9月30日二茬坐果(留3节短截)。娟娟姑娘从中落画了条裙摆曲线,金瓜藤正沿着立柱攀向新刻度。

暮色中的长江大桥像悬在空中的软尺,测量着潮汐与季风的夹角,此刻亮起了灯带,像谁遗落的拉链头正被缓缓提起。你依然能闻到海腥味,但空间中多了些别的,也许是“温光水肥”数字化的幕布;或许是传感器、雾化器作业的轨迹;又或许是那些正在抽蔓的金瓜藤线,用卷须在土地上刺绣,每一针都落在大地的经纬线上,娟娟姑娘与她的团队织造出巧夺天工、别有洞天的画衣,正用一针一脚把岛屿缝进世界的衣裳里。

笔走心缘

《南京照相馆》观后感

□ 苏忠能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。近日,我应邀观看了新上演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。电影让人震撼,让人愤慨,让人奋进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这部看似平静却暗流汹涌的电影,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,为亲历者与后来者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。它不只是一部关于照相馆兴衰的剧情片,更是一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的历史罪证片。

电影通过伪善的日军随军摄影师伊藤的镜头,将日军在南京惨无人道的血腥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这群毫无人性的魔鬼,打着“共荣”旗号,侵略中国,占领南京。这些恶魔,烧杀淫掠,杀人抢劫,无恶不作,罄竹难书。一张张照片,是历史的证据,其侵略恶行让人难以平静。

日本侵略者拍下杀人场面的照片,目的是震慑其他中国人,让我们害怕胆寒,放弃抵抗。这些照片自然不能传播出去,一旦遇到特殊情况,日本侵略者就要想方设法地毁掉底片。他们歇斯底里抹去证据,就像他们杀了人却想毁尸灭迹,不让他找到一样,这就是日本人的恶劣行径。

电影以日军无可辩驳的影像证据,将历史的血色岁月镌刻成每

一位炎黄子孙永恒的精神记忆。那段血腥杀戮场面、惨绝人寰的历史,尽管在《南京照相馆》中已经相当克制,没有大幅展示血腥场面,但通过枪声、哭泣声、呼喊声、惊恐的表情、无声的照片,透过历史的硝烟,仍然让人对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恶行感到义愤填膺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最打动我的,是它对普通人物命运与宏大历史关系的深刻揭示。电影没有直接展示教科书上的“大事件”,而是通过小人物在照相馆这个特定空间里的日常,折射出时代的惊涛骇浪。当老馆长翻出那些被封存多年的底片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记忆,更是一个民族的悲愤烙印。电影中那些被重新发现的照片,就像一扇扇突然打开的窗户,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痕迹和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滔天罪恶。

影片结尾处,老馆长的孙女开始用数码技术修复那些破损的老照片,这一情节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。年轻一代用新技术抢救旧记忆,不正隐喻着历史永远铭记。作为老同志,我深知历史不是简单的线性进步,而往往在回望中才能更好地砥砺前行。电影中那些被修复的照片,既保留了历史的真实性,又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其

意义重大,铭记历史,强我中华。

看完电影,心潮起伏,南京城的霓虹依旧闪烁,那些被《南京照相馆》唤醒的记忆却在我心中久久回荡。历史不仅存在于档案馆的卷宗里,更存在于普通人家中的相册中。不仅由大人物书写,也由无数小人物用他们的生活共同撰写。在这个图像遍地的数字时代,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对历史记忆的敬畏。或许,真正的历史觉悟不在于记住多少日期和事件,而在于理解每一张老照片背后那个时代的呼吸与悲愤,在于像电影中的老馆长那样,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,也要为真相保留一份底片。唯有真实记录史料,才能保证未来的清明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不仅是一部电影,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和精神洗礼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,历史不能被遗忘,吾辈必须自强,只有国家强大,我们才能更好地捍卫和平,守护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影片用“大好河山,寸土不让”为尾声,昭示人们勿忘国耻,铭记国仇家恨,弘扬抗战精神,凝聚家国情怀,爱我中华,强我国防。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让我们团结一致,奋发有为,砥砺前行,为祖国繁荣强大多作贡献!